



►惠山古鎮夜景迷人。作者供圖

惠山古鎮千年江南韻

若想在一天之內讀懂江南水鄉的不同面貌，無錫惠山古鎮可謂最好的起點。無錫惠山、梅里、蕩口三大古鎮各有千秋。惠山承載千年文脈，梅里追溯吳文化源頭，蕩口則保存着江南慈善義莊文化。三種截然不同的氣質拼湊出一幅豐富而立體的江南畫卷。若時間有限，不妨留給惠山，在古祠、園林、泉水與夜色之間，慢慢感受這座古鎮的韻味。

相傳乾隆曾七次到訪無錫惠山。走進古鎮，首先值得細賞的是寄暢園。作為江南四大名園之一，園林依惠山而建，借山取景，以水傳神。曲廊、亭榭與池水相映，移步換景，處處透出江南園林講究含蓄與自然的美學。相比宏偉壯麗的皇家園林，這裏更像一首清雅的古典詩。

沿着惠山腳下前行，便可到訪相傳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的惠山寺。古木參天，寺院幽靜，彷彿將外界的喧鬧隔在門外。而聞名遐邇的「天下第二泉」，則為古鎮再添一縷清雅。泉水與茶文化相連，引人尋訪，也讓人不禁想像古人煮水烹茶、聽泉論詩的閒情。

中國泥人博物館同樣不容錯過。惠山泥人是中國非遺寶藏，色彩鮮明、造型生動。一雙巧手、一團泥土，便能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與吉祥形象，讓人看見江南文化也流淌在尋常百姓的生活之中。

當夕陽西下，古鎮又換上另一副面貌：燈火沿着古街亮起，船隻緩緩穿過水面，小橋倒映在粼粼波光之中。沿河漫步，耳邊是人聲與水聲交織，眼前則是燈影搖曳的江南夜景。

待夜幕降臨才會明白，所謂江南之美，既在亭台樓閣，也在一盞燈、一座橋、一段令人流連忘返的水岸時光。



樂活
潘少
逢周一、二見報

黑刺榴蓮

這幾年，榴槤愛好者的春天是真的來了。之前能吃到金枕頭就覺得滿足，後來馬來西亞的冷凍榴槤開了閘，D24蘇丹王先刷了一波存在感，緊接着就是貓山王的天下，它一家獨大，堪稱「霸主」。

幸好這條「鄙視鏈」夠長，最前面還有「黑刺」，這位深居簡出、產量低到驚人的角色，才是真正壓軸的那個。

黑刺出身檳城，官方編號D200，也叫Duri Hitam，二〇一五年才正式在馬來西亞農業部掛牌。名字聽着兇，但模樣並不算張揚，果形短圓，底部正中央有一條乾癟的雄蕊附着，宛如一根黑刺，常常會在運輸途中被弄斷。就是這麼一條不起眼的小尾巴，成了它的身份印記，讓它在芸芸眾生裏有了獨一無二的辨識度。

它產量極少，一年大約只有不到三百噸。生長周期長達五個月，只認丘陵地形，樹枝還特別脆，風大一點就斷，種植的人戰戰兢兢。

稀少、難種，價格自然被捧上天。美食家蔡瀾吃過之後，只給了三個字：柔、濃、稠，說它是當之無愧的冠軍。如果跟貓山王相比，黑刺的果肉顏色更濃，黃中帶橙，質地濃郁得驚人，幾乎沒有纖維。

從味道上講，貓山王走的是「重口」路線，一股濃烈霸道的苦苦直衝腦門，吃兩塊胃就沉甸甸。黑刺則完全到了另一個境界：果肉更柔軟，它雖然也甜得毫不猶豫，但從來不急，溫柔的焦糖與果香過後，尾韻才浮出一絲細膩的微苦，很淡，很懂事，點到為止。

吃完嘴裏沒有厚重的油膩感，反而留着一股綿長的回甘。如果說貓山王是一位氣場全開、性格鮮明的霸王，那黑刺就是功力深厚、出招綿密的大師，無所謂誰勝誰負。換個角度想，從來都不是武林托舉了高手，而是高手成全了武林，世上美味千千万，那些披星戴月送到你我手上的，顆顆都是金磚。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這幾天，第一百四十屆廣交會正在廣州琶洲舉行，展館裏萬商雲集，上百萬平方米的展館內，人形機器人、飛行汽車等前沿產品集中亮相、驚艷全場。從一九五七年蹣跚起步到如今享譽全球的「中國第一展」，近七十載歲月流轉，廣交會的迭代升級與滄桑巨變，令人感慨萬千。

說起來，廣交會模式的萌芽，可追溯到香港一間小小的商品陳列室。上世紀五十年代，受外部經貿封鎖影響，內地對外通商渠道有限。當時華潤在香港辦公樓內設立出口商品陳列室，率先探索了「看樣訂貨、當面洽談」的模式，廣受海外客商認可。這

小時候外婆家的院子裏有棵石榴樹，記得樹是種在一個用磚石圍起來的土壇上，樹枝茂密，結的石榴卻不多，而且樹上時不時會有「鮮辣子」掉下來蜇人，所以我們小孩都不敢在那個土壇樹下玩。倒是偶爾收穫的石榴，成為我們的寶物。石榴大都鮮紅，皮殼堅硬，最先是吃的，可是吃過幾次之後發現既掰開不易，而且「肉」少還要吐核，小孩子不耐煩，後來拿到石榴就基本上不吃只是用來和其他小夥伴物物交換了。

這次去棗莊參觀「中華石榴文化博覽園」，才知道石榴原產伊朗、阿

電影、電視劇和舞台劇都屬於戲劇載體，以各自特性向觀眾傳達訊息和散發娛樂。電視連續劇主要吸引普羅階層觀眾，因此內容與形式都較貼近民眾心態和口味。好些劇集在首集開始之後，觀眾大概便能預知故事發展和結局，但是其細節仍能吸引觀眾。憑着出色劇本而讓觀眾追看的劇集，也許是鳳毛麟角。二〇二三年內地劇集《漫長的季節》是其中一齣代表作。近期播映的劇集《余紅舊事》，改編自班宇的原著小說《于洪》，而班宇亦是《漫長的季節》的



男人的某些「狡猾」，往往是被女人逼出來的。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重陽登高

重陽節，按照習俗自然是要登高望遠。朋友們有的登上上海的全國最高樓，體會「樓高人為峰」的感覺；有的乾脆來到青藏高原體會四千米徒步的感受，而我則留在香港，也是第一次挑戰大帽山。

第一段的城門水塘尚且舒適安逸，綠樹遮蔽着鋪裝路面，緩坡上行。水塘旁的路較為寬闊，樹冠把陽光切成斑駁的碎片。

第二段開始，難度驟然提升，先是樹蔭的遮蔽完全消失，再是路面從水泥路變成台階，又變成了大石塊中的土路。陽光一下子變得直接，原先涼爽的风像被山坳收了起來。再往上，路面變成夾在大石塊間的泥土小徑，碎石在鞋底滾動，樹根橫在路中間，而我肩上的背包似乎越來越重，汗沿着額角流下，手錶顯示的心率也在不斷攀升。正是在這種近乎沉默的行走裏，平日被行程、訊息和時間表切碎的注意力，反而一點點回到身體上。

一成功嘗試，為內地辦展提供了重要啟發。一九五六年，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在廣州中蘇友好大廈成功舉辦，成為廣交會的前身。次年春季，首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式落地廣州，周恩來總理親自提議將其簡稱為「廣交會」。

一路走來，香港始終是廣交會不可或缺の經貿生命線。展會創辦初期，境外客商邀約困難，香港中華總商會便依託其成熟的海外商貿網絡，代為發布信息、邀約客商，為廣交會打通了最初的對外通道。首屆廣交會一千餘名境外採購商中，港澳客商佔比超八成，成交額佔據半壁江山，成

富汗和高加索等中亞地區，二千多年前就傳到了中國。石榴除了渾身是寶——富含鉀和維生素被譽為「超級水果」之外，還因其籽多飽滿被中國人賦予了「多子多福」「子孫滿堂」的喜慶意味。古代詩人李商隱、蘇舜欽、蘇軾、陸游等都寫過與石榴有關的詩作，其中以唐代殷堯藩的「榴錦年年照眼明」最為出彩。到了現代，郭沫若的散文《石榴》對石榴高度禮讚，此文寫於一九四二年抗戰最為艱苦的歲月，作者藉着對石榴的禮讚寄託了對「向上」精神的宣揚，賦予了石榴兼備梅柳之長的「風度」：「奇

幕後創作人，難怪《余紅舊事》能讓觀眾一直追看，未到最後一集仍未知故事發展如何。

《余紅舊事》以上世紀末東北地區為處境，雖說有原著小說作為劇本基礎，但劇集改編幅度甚大，基本上只保留了處境和部分角色，再創作成分較高。就如《漫長的季節》一樣，《余》劇的故事時空即使跨越數年，但劇中呈現的環境和季節都集中在冬天，白茫茫的東北冰天雪地，從國企解體而下崗的基層百姓，都要為自身的生活努力求存。《余》劇的男主角

上月參觀湖南省博物館，對馬王堆出土的「濕屍」介紹留下深刻印象，在展廳並未看到屍體，可能是擺放在恆溫地下室。看到的是四重漆棺，一比一構築的二十米深槨室，以及大量出土物品。

三個墓的模型中，一號墓葬的是辛追夫人，她是西漢長沙國丞相利蒼之妻，死時約五十歲；二號墓推測是利蒼，屍骨已腐；三號墓有部分遺骸，屬於約三十多歲男子，或是他們的兒子利

第三段，又回到陡峭的水泥路面，難度雖不及第二段，可在此前的體力消耗後，疲憊感也逐漸湧了上來。坡度把人推向前方，每一步仍要花力氣。風開始變大，衣服被汗浸濕後貼在背上，又在風裏慢慢發涼。

大帽山頂的風景，有一種城市與自然相互嵌入的層次：近處是被風吹低的草，遠處是連綿的山脊，再遠些是隱約的樓宇和海灣。能見度非常清透，向南可以清楚地看到維港，朝北則深圳灣對面的南山中心區與福田CBD清晰可見。重陽所說的「望遠」，大概不只是在看得更遠，也是在暫時離開熟悉的維度，從另一個高度重新丈量自己身處的這座城。



漂遊記
杜若
逢周二見報

七秩情緣 一脈相牽

為展會初創階段的核心支撐力量。當時，香港還是內地對外轉口貿易的關鍵通道，大批國貨經由香港遠銷全球，眾多海外客商也經香港再轉至廣州參會，讓封閉年代的外貿通路得以延續。

經年往來，港商與廣交會結下了跨越世代的深厚情誼。很多港商都有「趕廣交會」的專屬記憶：手提皮箱，奔赴羊城，白天看展洽談，夜晚漫步珠堤。對他們而言，廣交會不只是貿易平台，更是老友相聚的溫情紐帶，滿足親切感與歸屬感。

改革開放後，穗港攜手的合作模式翻開新篇。大批港商帶着海外訂單

幅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認為深紅色的石榴花「對炎陽的直射毫不避易」，「是夏季的心臟」，而「夏天是整個宇宙向上的一個階段，在這時使人的身心解脫盡重重的束縛」。在這篇短文中，郭沫若託物言志，藉石榴抒發情懷——掙脫束縛，保有個性，努力向上，石榴的這種特性，不正是國難時期最需要弘揚的民族精神嗎？

幾十年後在王鼎鈞的筆下，石榴則成了從大陸到台灣再到美國的海外遊子寄託鄉愁的載體。在《紅石榴》中王鼎鈞通過「我」對家鄉石榴樹的

劉陽原是鐵路工人，被同事詐騙和欺壓而涉及傷人命案。劉陽回到原居地鐵城，先重遇年輕時暗戀的女生郝潔，其後又纏上了寡婦陳紅，由此而埋下了幾宗殺人命案的伏線。劉陽的親姊劉娟是鐵城的民警，難以相信弟弟一直沉淪……

《余》劇連結着幾宗命案，但主線卻非刑偵故事。劇中大部分角色都為自己的命途奮鬥，但卻難敵命運擺弄。全劇貫穿黑色幽默，更令觀眾感到生命無常。例如陳紅被商人丈夫持續家暴，她把心一橫聯同情人暗殺丈

辛追夫人兩千年不腐的屍骨曾引發轟動，湖南省博物館根據她的骨格，以AI技術複製出她三十五歲及五十歲的3D形象，她說不上是個美人，但從出土文物看，生活富貴，家人為保存她的遺體亦大費功夫。學者研究棺槨上的彩繪與墓穴布局，指出其中的文化含義是漢代人在表達引魂升仙、靈魂永生的願望。

靈魂可否永生學界佛界說法不一，民間也是各有看法。某位

意大利當代藝術家莫瑞吉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在國際當代藝術界極受歡迎又極具爭議。這個秋天他在柏林新國家美術館舉行名為「Night」的大型個展，備受各界矚目。

我們在開展首日碰巧遇上卡特蘭正在現場簽售個展專屬畫冊。觀展的人排起長隊，前面的桌子面前便坐着卡特蘭。只見桌子上放着他曾經轟動一時的代表作品元素——香蕉，旁邊還有香蕉蛋糕。

卡特蘭認真地在畫冊首頁為觀展者簽名，有意思的是，他簽上的並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在畫冊封面上，按他自己的想法隨意寫上這位觀展者的名字。有時候這個名字是整整齊齊寫在封面圖的下方，有時候被拆成幾個字母分別寫在四個角，哪怕有時候發現寫錯一個字母，他也毫不介意地直接塗黑重新再寫。而拿到這種有塗改的簽名畫冊，觀展者還莫名興

奮不已，覺得「這就是大師的藝術創作！」

這次個展展出了卡特蘭的十多個作品，最多人駐足觀看的是「Novecento」——匹身強體壯的駿馬被一根繩索掛在半空，儘管強壯卻又無能為力的樣子，這被卡特蘭形容成是自己的象徵。而另一個作品，坐在書桌前的小孩，雙手被鉛筆釘在了書桌上，卡特蘭借助這個作品問出值得深省的問題：「到底是被扎穿的手痛，還是考試不及格更為痛苦？」

卡特蘭的作品以一種克制又幽默的方式給觀展者們帶來極大的心靈震撼，引起人們對社會問題的共鳴和反思。有意思，也有意義。

柏林漫言
余逾
逢周二見報

北上，扎根珠三角投資建廠，廣交會也成為展示香港設計、內地智造的舞台。隨着廣深港高鐵全線通車，穗港邁入一小時通動時代，香港客商「早上看展、午後返程」成為常態，兩地經貿往來愈發高效緊密。

七十載耕耘不輟。一場盛會，串聯起灣區同心的時代篇章，兩地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故事，仍在持續書寫新的精彩。

感懷，表達了對故國的追憶和思念：「我心裏也有一棵樹」，而與石榴樹關聯着的「幾個人，幾處地方，幾支歌，幾件事」，「你就讓我記着吧」，因為「這才是中國人，土生的中國人」。

一個小小的石榴，原來有着這麼多的「紅」。

過眼錄
劉俊
逢周二見報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紅塵記事
慕秋
逢周二見報

責任編輯：李兆桐